

新加坡的基督教

新加坡在最早的歷史紀錄，見於太平御覽，三國時，東吳將軍康泰扶南土俗記載：“拘利正東行，極犄頭海邊有居人，名蒲羅中國”。“蒲羅中”(Pulau Ujong)的意思，是“半島末端的島嶼”，正與新加坡的地理形勢相合。

當七世紀時，三佛齊王國，古名干陀利，勢力甚盛，以舊港(今巨港)為基地，統治滿刺加(馬六甲及馬來亞半島)，淡馬錫(Temasik)亦在其疆域範圍。後到元代時，移民漸增；“淡馬錫”即新加坡，爪哇語為“水鎮”。

據傳，偶然有一天，三佛齊王子山尼拉.烏他瑪(Sang Nila Utama)來此，看到一隻異獸，他周圍的哲士告訴他說，那是獅子。王子以為是吉兆，因此稱此地為“新加坡拉”(梵語“Singa”是“獅子”，“Pura”是“城”)

後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尋找一個海上貿易的適宜港口，作為船舶碇泊的地方。

1819年，當時在英屬蘇門答臘西南岸邊的明古連省(Bencoolen 今名 Bengkulu)，任副總督的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發展新加坡；以其位居馬六甲海峽的入口，地理位置衝要，因此，因他已學習馬來語，就在一月二十九日，與當地蘇丹委任的統治者“天猛公”訂約，取得新加坡為自由貿易港，後吸引了印度，馬來亞，中國的移民紛紛前來。

新加坡的首位建築師科爾門(George D. Colman)，於1822年到達。他的第一個工作項目，就是為萊佛士建造宅邸。他還建造了許多西班牙式房屋。

1824年，萊佛士實施了城市規劃，以解決移民雜居混亂的問題，原則是種族隔離。把居住區域分之為四：

歐洲人區(European Town) — 歐洲貿易商，歐亞裔，亞洲富人；

華人區(Chinatown) — 華人聚居，那時，因為他們使用牛車，所以稱為“牛車水”，在新加坡河東南部；

印度人區(Chulia Kampong) — 印度人居住在牛車水以北，稱珠烈甘榜。“甘榜”是村的意思；

馬來人區(Kampong Gelam) — 是為移民新加坡的馬來人，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教徒落戶之處，甘榜格南。那是舊日殖民地政府的觀念。現在則是主張社區融合，成為和洽的國家。

以後，隨着多家主要銀行，工商業繼續立足新加坡，更進一步鞏固了其商貿中心的地位。

1924年，新加坡和馬來亞新山(Johor Bahru)之間，建立了一條堤道連接，海峽殖民地交通更加便利。

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奇襲珍珠港，迅速南侵。在1942年二月十五日，值農曆新年。本來以為防務極堅固，不可能攻陷的遠東要塞，兵力佔優勢的英國軍隊，還是向日本投降了一英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投降。日本給予新名“昭南島”，意為“南島之光”，也與日本天皇“昭和”的皇諱相合。卻從此開始了三年半的黑暗無光歲月。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國無條件投降。英國殖民地政府，也得以重返新加坡。

人民自主意識覺醒，舊日各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1959年，新加坡舉行立法議會選舉結果，人民行動黨以絕大多數的43票勝出，成立自治政府，李光耀成為首任總理。

1963年，馬來亞聯邦，新加坡，砂勞越，和北婆羅洲(今稱沙巴州)，正式併合成為馬來西亞國，意圖促進緊密聯繫，共同發展繁榮。然而並沒有預期的成功。不到兩年之後，李光耀揮淚退出馬來西亞。

1965年八月九日，新加坡共和國成為獨立國家，並趨向繁榮發展。

以英國建立殖民地開始，在理論上，基督教應該為“國教”。英國的殖民地總督，在聖公會國教會儀式下就任；後來是在主教座堂就任。因此，總督與主教，同為屬於英國王室的臣僕。但殖民地政府，並不真注意基督教；殖民者當局的宗教政策，竟然禁止向馬來傳揚基督教。而新加坡的多數人口是華人，信奉的是佛教，道教混合的民間宗教。基督教各宗派信徒合約15%，近來統計增至18.9%左右，仍有待印證。

附錄：

黃遵憲(1848-1905)因薛福成推薦，任清廷駐新加坡首任總領事，在任三年餘。

黃有“新加坡雜詩”，其一：

天到珠崖盡，波濤勢欲奔。
地猶中國海，人喚九邊門。
南北天難限，東西帝並尊。
萬山排戟險，嗟爾顧雄藩。

其九曾詠“榴蓮”，表其欣賞：

絕好留連地，留連味細嘗。
側生饒荔子，偕老祝檳榔。
紅煮桃花飯，黃封椰酒漿。
都縵都典盡，三日口留香

“都縵”見於梁書“諸夷傳·林邑國”：“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印度語稱爲“林衣”(Lungi)。林邑是占族在交趾建立的古國家，故址在順化附近，衣着風俗等亦相同。

新加坡為多元社會，各種族，文化並存共榮。在五百餘萬人口中，四分有其三為華人。因此，傳統佛教文化信仰最多，約佔31.1%；其次為基督教，約18.9%；伊斯蘭教為15.6%；道教與華人民間宗教約8.8%；印度教約5%；其他0.6%；無宗教者約20%。

黃遵憲新嘉坡雜詩

其一

天到珠崖盡，波濤勢欲奔。
地猶中國海，人喚九邊門。
南北天難限，東西帝並尊。
萬山排戟險，嗟爾故雄藩。

其二

本為南道主，翻拜小諸侯。
巧奪盟牛耳，橫行看馬頭。
黑甜奴善睡，黃教佛能柔。
遂划芒芒跡，難分禹畫州。

其三

花離不成國，黔首尚遺黎。
家蓄獠奴段，官尊鴨姓奚。
神差來卻要，天號改撐犁。
益地圖王母，諸蠻盡向西。

其四

王屋沈沈者，群官劍佩磨。
開衙尊烏了，檢曆籍婁羅。
巢幕紅鷹集，街彈白鷺多。
獨無關吏暴，來去莫誰何。

其五

裸國原狼種，初生賴豕噓。

咤咤通鳥語，裊裊學蟲書。
吉貝張官傘，千蘭當佛廬。
人奴甘十等，只願飽朱儒。

其六

紂絕陰天所，黎鞦善眩人。
偶題木居士，便拜竹王神。
飛蠱民頭落，迎貓鬼眼瞋。
一經簪筆問，語怪總非真。

其七

化外成都會，遷流或百年。
土音曉鳩舌，火色雜鳶肩。
馬糞猶餘臭，牛醫亦值錢。
奴星翻上座，舐鼎半成仙。

其八

不著紅蕖襪，先誇白足霜。
平頭拖寶鞞，約指眩金鋼。
一扣能千萬，單衫但兩襠。
未須醫帶下，藥在女兒箱。

其九

絕好留連地，留連味細嘗。
側生饒荔子，偕老祝檳榔。
紅熟桃花飯，黃封椰酒漿。
都縵都典盡，三日口留香。

其十

舍影搖紅豆，牆陰覆綠蕉。
問山名漆樹，計斛蓄胡椒。
黃熟尋香木，青曾探錫苗。
豪農衣短後，遍野築團焦。

其十一

會飲黃龍去，馱經白馬來。
國旗颺萬舶，海市幻重臺。
寶藏諸天集，關門四扇開。
紅髯定何物，驕子復雄才。

其十二

遠拓東西極，論功紀十全。
如何伸足地，不到盡頭天？
寶蓋縫花網，金函護葉箋。
當時圖職貢，重檢帝堯篇。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